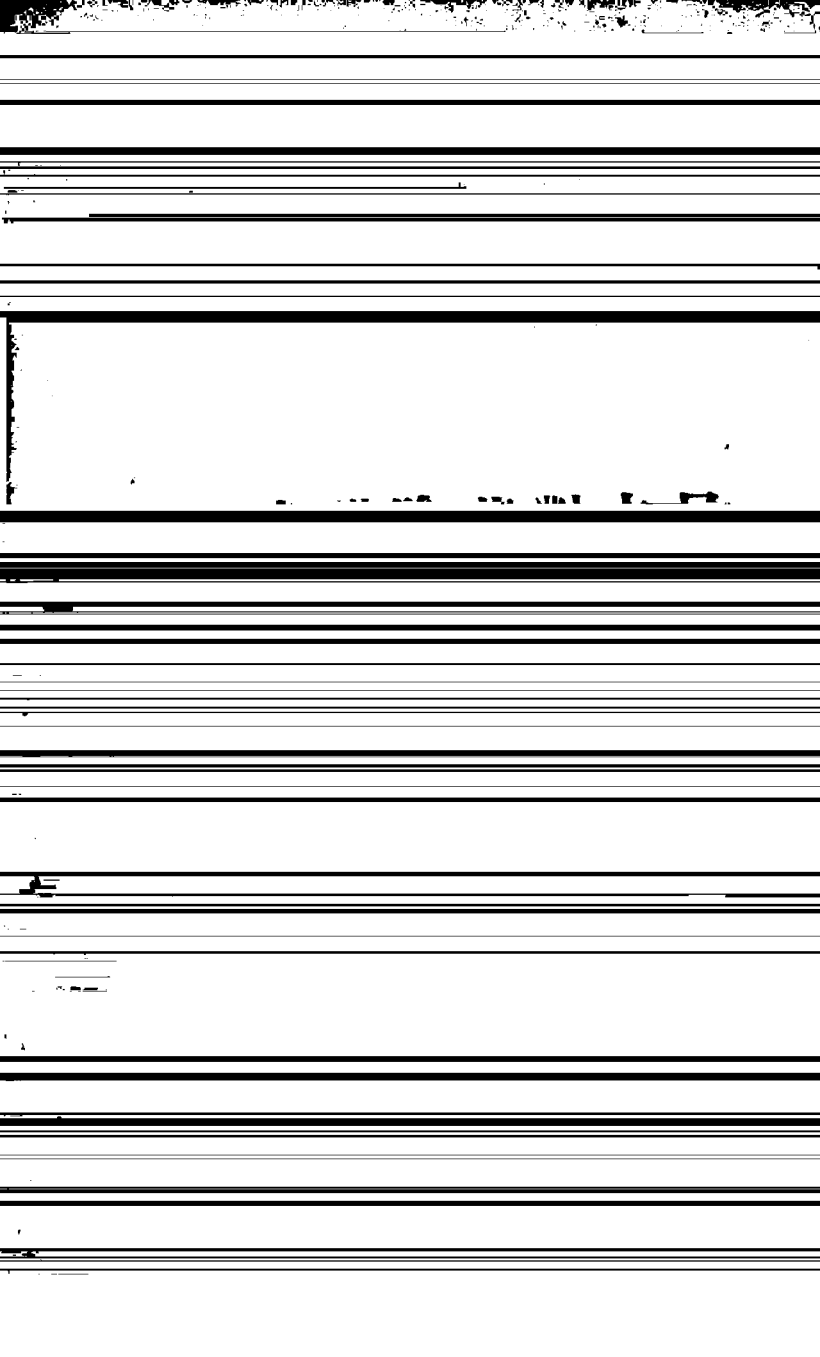


日本對華陰謀之揭露

世界學會發行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

世界學會叢書

日本對華陰謀之揭露

〔全一冊 實價二角五分〕

發行者

世界學會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百卅號〕

批發處

世界學會

經售處

世界學會書局
上海及各省各大書坊

〔上海老西門中華路一三八九號〕

版權不
准翻印
所有權

日本前內閣田中義一以對華積極政策著稱於時，然其政策之內容，除濟南慘案可爲其一斑顯著的表現外，其他爲世共見者則報紙上之東鱗西爪而已；以是國人研究日本對華政策者恒以文獻不足爲苦。

茲篇，乃田中義一條陳對滿蒙積極政策之譯本。披讀之際，覺此武力帝國主義者窮兇極惡之氣燄咄咄逼人，其昏亂狂悖處又頗令人發噤。然自日帝國主義者之觀點觀之，則其政策實亦娓娓動聽，其施行確能危及我國及世界和平之前途；亦可徵其處心積慮之深且遠矣。

田中義一既已懷抱其未遂之野心瞑目而去，其敵黨對彼生前之政策抨擊且未有已；然如此間所揭露之對華政策者，則可斷言必無改善之望，蓋帝國主義一日不倒，則其侵略之野心將永遠不能稍戢也。

茲篇曾載世界月刊二卷第一期及第二期，出版不及多日，卽已售盡，而各地來函索買者仍紛至踏來，爲促起國人注意及滿足讀者要求起見，茲特訂成單

行本。

原稿無譯者署名，譯筆亦多可議之處，因無日文本對勘，姑依原本發表，讀者當不至以詞害意也。

曹 亮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日本對華陰謀之揭露

田中首相致宮內大臣一木喜德請代奏明積極政策函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田中義一署名

外務大臣

田中義一副名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

副名

宮內大臣一木喜德殿

對滿蒙積極政策執奏之件

歐戰而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及經濟，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無

不因我對滿蒙之特權，及確得之實利不能揮發所致。因此頗煩陛下聖慮，罪大莫逃。

然臣拜受大命之時，特賜對支那及滿蒙之行動，須堅保我國利權，以謀進展之機會云云。聖旨所在，臣等無不感泣之至。然臣自在野時主張對滿蒙積極政策，早極力欲使其實現。故爲東方開拓新局面，造就我國新大陸，而期頒布昭和新政計，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間，招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開催東方會議，對於滿蒙積極政策之議定如左，煩祈執奏，謹此依賴（以下略）。

御 奏 章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引率羣臣，誠惶誠恐，謹而伏奏我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之件：

對滿蒙之積極政策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臺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其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亦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恒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行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大矣。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

無如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我後塵，以得寸進尺之勢，而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進展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力之侵入，遑受莫大影響，惹出數多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制限，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非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自無由發展矣。矧滿蒙之利源悉集於北滿地方。我國如無自由進出機會，則滿蒙富源，無由取爲我有，自無待論。即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源，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其制限。因而我國民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住三東省者，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餘剩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也。若再任支那人民流入滿蒙，不急設法以制之，迄五年後，支那人民，必然

加增六百萬人以上。斯時也，我對滿蒙，又增許多困難矣。回憶華盛頓會議九國條約成立之後，我對滿蒙之進出，悉被制限。我國上下輿論嘩然。

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重要陸海軍等，妥議對於九國條約之打開策。當時命臣前往歐美，密探歐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見。僉謂成立九國條約，原係美國主動，其附和各國之意見，則多贊成我國勢力增大於滿蒙，以便保護國際之貿易及投資之利益。此乃臣義一親自與英，法，意，等國首領面商，頗可信諸國對我之誠意也。獨惜我國乘諸國之內諾，正欲發展其計畫，而欲破除華盛頓九國條約之時，政友會內閣突然下野，致有心無力，不克實現我國之計畫。言念及此，頗為痛嘆。至臣義一向歐美各國密商發展滿蒙之事，歸經上海，在上海碼頭被支那人用炸彈暗殺未遂，誤傷美國婦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祐，方克義一身不受傷。不啻上天示意於義一，必須奉身皇國為極東開新局面，以新興皇國，而造新大陸。且東三省為東亞政治不完全

之地。我日本爲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實行鐵與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美國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起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更進而言之。依臣義一在上海碼頭受支那人爆炸之時，轉傷美人性命，而日支便安然無事。則東亞之將來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國運必無發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戰爭，實際即是日支之戰。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夫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若夫華盛頓九國之條約純爲貿易商戰之精神。乃英美富國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之勢力。卽軍備縮少案亦不外英美等國，欲制限我國軍力之盛大，使無

征服廣大支那領土之軍備能力，而置支那之富源於英美富力吸收之下，無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顧如民政黨等，徒以華盛頓九國條約爲前提，盛唱對支貿易主義，而排斥對支利權主義。皆屬矯角殺牛之陋策，是亦我日本自殺之政策。蓋貿易主義者，如英國，因有強大之印度及澳洲爲之供給食料及原料，如美國，因有南美加拿大等可爲伊供給食料及原料之便，則其餘存之力可一意擴張對支那貿易，以增其國富。無如我國之人口日增，從而食料及原料日減。如徒望貿易之發達，終必被雄大資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終無所得。最可恐怕者如支那民日就覺醒，雖內亂正大之時，其支那民尙能勞勞競競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加之我國商品專望支那人爲顧客，將來支那統一實現，工業必隨之而發達，歐美商品必然競賣於支那市場。於是我國對支貿易必受大打擊。民政黨之所主張順應九國條約，以貿易主義向滿蒙直進云云者，不啻自殺政策也。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

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利權爲主義，則以利權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利權如可真實得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則以滿蒙之利權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小中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况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國土也。我對滿蒙之利權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此種種大國之要素者則勿論矣。而我年年餘剩之七十萬人口亦可以同時解決矣。欲具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國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積極的對滿蒙利權主義之一點而已耳。

(一) 滿蒙非支那領土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我矢野博士

盡力研究支那歷史，無不以滿蒙非支那之領土。此事既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發表正常，故支那學者無有反對我帝國大學之立說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布告，明認滿蒙爲支那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個國之條約亦認滿蒙爲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支那爲主權。因此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如以支那之過去而論，民國成立雖唱五族共和，對於西藏新疆蒙古滿洲領土等等，無不爲特殊區域。又特準王公舊制存在，則其滿蒙領土權，確在王公之手。我國此後如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權之真相與世界知道。得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之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以新其大陸。且內外蒙古既以王公舊制爲治，其主權明明在王公手中，我如欲進出內外蒙古，可以與蒙古王公爲對手，而締結利權。便可有餘裕之機會，而可增我國力於內外蒙古也。至對南北滿權則以二十一條款爲基礎勇往邁進，另添加左之附帶利權，以便保養我既得，

可永久實享其利。

一，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後，更可自由更新其限期，並確認商工農等業之土地商租權。

二，日本人欲入東部內外蒙古居住往來及各種商工業等，皆可自由行動。及于出入南北滿時，支那法律須許其自由，不能有不法科稅或檢查。

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所之鐵及石炭鑛權，以及森林採取權獲得之件。

四，南滿及東部蒙古之鐵道布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

五，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官傭聘等增聘，以及聘傭優先權。

六，朝鮮民取締之我警察駐在權。

七，吉長鐵道之管理經營延長爲九十九年。

八，特產物專賣權及輸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

九，黑龍江鑛產全權。

十，吉會長大鐵路設敷權。

十一，東清鐵路欲向俄收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

十二，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十三，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

十四，牧畜權。

對內外蒙之積極政策

滿蒙既爲舊王公所有，我國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爲對手，方可以扶持其勢力。因此福島關東長官之長女，因獻身於皇國起見，以金枝玉葉之質而就未開化民族之圖什業圖王府爲顧問。加之圖什業圖王之妃乃肅親王之姪女。因此關係圖什業圖王府，與我國頗爲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護而羅致之，在內外蒙古各王府等，無不以誠意對我敬我。現在圖什業圖王府內

之我國退伍軍人，已有十九人矣。而向王府收買土地及羊毛特買權，或贖權，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權矣。此後接派多數退伍軍人密入其地，命其常服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該王府管內，實行墾植牧畜羊毛買收等權。按其他各王府，仍依對圖什業圖王府方法而進入，到處安置我國退伍軍人，以便操縱其舊王公。待我國民移住多數於內外蒙古之時，其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之賤價而買定之，然後將其可墾為水田者種植食米，以濟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墾為水田者則盛設牧場，養殖軍馬及牛畜，以充我軍用及食用。餘剩之額製造罐頭運販歐美。其毛皮亦可供我不足之用。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為我有。因乘其領土權未甚明瞭，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尙未注意及此之時，我國預先密扶勢力於其地。如其內外蒙古之土地多數被我買收之時，斯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歟，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使世人無可辯白，我則藉國力以扶持我主張，而實行我積極政策也。我國對於蒙古之施為，因欲實行如

上之政策，按本年起由陸軍祕密費項下，抽出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爲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收束其地之牧畜鑛山等權，爲國家造成百年大計。

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

朝鮮自與我合併以來，雖可一時小康。無如歐戰後，美大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如天來之啓示，以動弱小民族。而朝鮮民心亦爲所煽。其不穩空氣，充滿鷄林八道。乘滿洲警察之不完全，彼等不逞鮮民，遂以滿洲爲策源地。又幸滿蒙到處皆有豐富利源，以安朝鮮移民，因之日移日衆，至今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及百萬有奇。如此之現像爲帝國對滿蒙之利權不求而可自得，真可謂國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國對滿之國防上經濟上，添加無數勢力，爲鮮民統治上，顯出莫大曙光。然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衆，可爲母國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且亦可籍朝鮮民爲階段，與支那民連絡一切

。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或東拓會社、或滿鐵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籍之朝鮮民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殖民地開拓之一機會。其歸化之朝鮮人名雖爲支那之歸化民，不久仍然歸復爲我國民。與南美加洲之歸化日本人，悉異其旨，乃只因一時之便宜而歸化爲支那民耳。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人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則以朝鮮民爲原子而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締爲名，而援助其行動。加之鮮民中之在滿蒙有歸化爲支那民者，而亦有未歸化者。迨事到之日，是支那籍之朝鮮民作亂，抑或日本籍之朝鮮民作亂，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策而付之。然我國雖可利用朝鮮人如此之行動，亦不可不備支那政府之利用朝鮮人制我也。如論滿蒙係支那之政治區域，是亦我國之政治區域。彼東三省政府如敢以用朝鮮民而制我，我則用兵之機會可以急速矣。最可恐懼者，唯赤俄耳。唯

恐支那方面利用赤俄魔手煽動朝鮮民之時，則我國之思想一變國難立至。故現內閣對此無不充分警戒，以防其未然。加之我國如欲開拓新大陸，對朝鮮民之保護及取締，更須嚴重一層。故依三矢之條約，許我遍設警察署於北滿各地者，更大為擴張。充備警察力，以便懷柔朝鮮民，及援助鮮民之急進。另以東拓及滿鐵附隨其後，助鮮民之經濟及金融。他如進入內外蒙之朝鮮民，其資金按由東拓特別融通，以便藉朝鮮民之力，而開拓內外蒙古及把握其商權也。按朝鮮民之侵入滿蒙，為帝國之國防上經濟上最有密切關係明矣。此後必須由政府極力助其完成，以期為帝國造成新機會。我石井與蘭辛之協定，我帝國在滿蒙，特殊地位既於華盛頓會議時放棄，幸得我朝鮮人移住日多，現既及百萬餘人，且放資日大。因此我雖放棄石井，蘭辛協定之特權，亦可藉朝鮮民移住之新問題，而恢復其特權於滿蒙。如此之實情，我再恢復其特權，依法理上在國際必無人敢反對我國之行動也。

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鐵道

交通者乃國防之母，是戰勝之保險公司，亦經濟之堡壘也。按支那全國鐵道僅七千二百哩。在滿蒙既有千哩矣，居其全數之四成。按滿蒙土地之廣，產物之巨，雖有鐵道五六千哩亦不足其用。加之我國所扶植之鐵道，多在南滿，而為富源之北滿尙多不可及，殊為遺憾。加以南滿各地支那民族頗多。其國防上經濟上頗不利於我。然我國如欲開拓富源及堅固國防者，必須極力建築北滿鐵道。依鐵道之開通，可移多數國民於北滿，以便掣肘南滿之政治及經濟，而可強固我國國防，以奠定東亞大局。加之南滿鐵道既成之線路，多以經濟為目的，致缺少循環線路，頗不利於戰時之動員及軍需之運搬。此後必須以軍事為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線，而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發達，亦可防杜俄勢之侵入。此乃我國之新大陸造成

上最大必要之關鍵也。如現在滿蒙之鐵道有二大中心點，一曰東清鐵道二曰南滿鐵道。其支那之自設鐵道，依吉林省政府經濟之餘裕，不久必能現成一大勢力之鐵道。且合之奉天及黑龍江之財力而論，其支那鐵道之勢力，不久必駕我南滿鐵道之上，當能現出激烈之競爭。幸而奉天之經濟紊亂，我如不供其救濟，彼確無力可恢復。我則利用此時期勇往邁進，達我鐵道目的而後止。且我如用力煽動之，其奉票降價必不知所止。奉天政府必成赤俄財政之第二，確可拭目以待，從而彼必無力可開拓滿蒙也。唯有東清之勢力，頗難打倒。不幸其成之路線與我南滿之鐵道線，同爲丁字形。如以丁字形而論雖爲便利，唯軍事上之進行，頗爲不便。倘支那新設之鐵道，如欲培養於東清路者，必須與其平行爲妙。則用起西而向東，以我南滿鐵道之中心而論，其新設之支那鐵道，必須使其由北而向南。如以支那自身之利益而論，亦以由北而向南，確有多大便利，因此與我無甚牴觸。幸亦俄勢力日衰，既無

力可進出滿蒙。此後支那之鐵道建築，必須聽從我日本之指揮無疑。豈料奉天政府邇來皆以軍事的見地而開通打路及吉海路。然在支那政府雖不曉經濟的而專以軍事的建築打虎山至通遼及吉海路者，在我國則因此二路之完成，其對滿蒙之國防及經濟頗受多大之打擊。而南滿鐵道之利益，亦頗受損。

是故向支那提出強硬之反對也。然此二路之被支那所完成者，初因我國當地官憲，及滿鐵當局等，誤算奉天政府乏力可及此，故事前未甚注意。及後欲強阻之，其路線既成矣。加之又有美國人利用英國資本家，欲投資開築葫蘆島港，因此第恐支那政府受迫，將打通吉海二線，牽入英美資金，反增長我在滿蒙之勁敵。故付之似有似無，唯待有機會時，再向支那政府解打通吉海支路問題也。

近聞奉天政府之計畫，欲由打虎山起至通遼，更由扶餘而至哈爾濱爲終點。使在北京出發，不由南滿及東清二路，由自己之路線而可達北滿之哈爾濱。

。更爲最嚇人之計畫者，由奉天起點經海龍，由海龍而至吉林，經五常而至哈爾濱。依如上之計畫，用左右二線包圍我南滿鐵道。而我南滿鐵道，受支那此二線之包圍，幾成爲小區域，因之我對滿蒙政治經濟之發展，悉被制限及縮少，與華盛頓九國條約雙方實行制我伸張國威於滿蒙。按此二路如完成，我南滿鐵道，幾成爲無用之物。其南滿鐵道公司必然大起恐慌。按支那今日之財政如無外債之入，必然無力及此。如果自有財政可及此而成此二大鐵道者，如吉林經奉天或扶餘開通經通遼而至連山，其運費必比利用南滿鐵道更貴。如以此點而論，我國雖可安心。萬一將來此二大鐵道告成，支那政府特以經濟爲主眼，一如東清路特別減其運費，以與我南滿路對抗之時，不惟我國必受莫大之損失，而對東清路，亦一不可忽視之大事也。日俄二國斷不坐視支那鐵道之跋扈。特以東清鐵道之於今日，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爲收入之大宗。如支那此二大鐵道完成，或大賚與安達之路完成，比我南滿鐵道更

受其慘，其東清之苦痛，必然巨大而無疑。

更將滿蒙鐵道競設之概略而言，支那則欲設索倫至洮南鐵道，吉林至哈爾濱鐵道，赤俄所欲建設者，安達至伯都納鐵道，一面坡至五常伯都納鐵道，吉林至海林鐵道，興凱湖之密山至穆陵鐵道。以上之計畫無不欲培養東清鐵道，而發揮其帝國主義。其新設之方向多以西東故也。蓋赤俄雖衰，其滿蒙進出仍然不怠。其一舉一動，無不阻我進出而禍南滿鐵道。我對赤俄之進出，非盡力防避不可。必須藉奉天政府爲楔子而阻其勢力南下。我第一着手藉防赤俄南下爲題，以得寸進尺方法而強進北滿地盤，以便攫取其富源。南可制支那勢力之北上，北可制赤俄勢力之南下。如欲與赤俄之政治或經濟相角逐者，必須騙支那爲前驅，我方可督支那於背後，以防避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方另以祕密方法與赤俄提攜，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而免妨害我滿蒙之既得權。

○ 加藤內閣時，我後藤新平，唱日俄外交恢復迎請俄使越飛入國者，大半因

欲利用俄以制支那之目的也。然東清鐵道與我南滿鐵道，雖有約束，按滿蒙之出產物運送，以五十五分歸南，以四十五分歸東。然東鐵及南滿兩路，雖有如此之契約，而各用公然秘密方法而特減其運費。因此我南鐵頗受莫大危險及損失。更考察赤俄向我秘密宣言，謂露西亞與支那國境，不幸生成弓形。雖不欲侵人之國土，但因弓形以北，地寒物稀，確無敷路之價值，不得不把守東清，分些利益。故東清路斷不能放棄。加之俄國在太平洋唯一之港如海參崴者，因有東清路而得存。如東清路放棄，則海參崴港，亦不得不放棄。與俄國放棄太平洋同也。赤俄主義如此，益爲我國之不安。我國之於滿蒙，如徒賴南滿鐵道，必不能滿足。依進出之將來及現狀計，南北滿鐵道，非全收歸我手不可。特如大富源之北滿及東蒙古方面，可爲我發展之餘地頗多，且頗有利。而南滿之將來，支那漢民族之日增，其政治及經濟頗不利於我，故不得不急進北滿地盤，以計國家百年之隆盛。如赤俄之東清路橫

於北滿，對我之欲造成新大陸頗有所阻害。我國之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須與赤俄衝突。斯時也，我仍以日俄戰爭，依樣葫蘆，攫取東清路以代南滿鐵道，攫取吉林以代大連。因北滿之富源，我國再與赤俄一度角逐於滿蒙曠野者，實爲國運之發展上勢所難免。蓋此難關如不破，我對滿蒙之暗礁必定難除。在現下之狀態，向支那要求各軍事重要之鐵道。待鐵道完成之時，北滿可及之地，我則傾力以進。赤俄必然前來干涉，及破壞。斯時也，即是我與赤俄衝突之秋而無疑也。

我對滿蒙鐵道急欲實現成者如左：

通遼熱河間鐵道

本線延長四百四十七哩，約須建設費五千萬元。此鐵道如完成，我欲開內蒙古，可爲一大貢獻。在滿蒙鐵道中以線爲最有軍事及經濟之價值。如

以內蒙古全體而論，依我陸軍省，滿鐵會社等，派人詳細之調查，其數既及十回矣。在內蒙古之地內，頗多可耕水田之地。如加以人工的施設，將來至少亦可容我國民二千萬之額。而內蒙古所產之牛有二百萬頭。我國將來藉此鐵道之便，可以取之爲食料及加工輸出歐美。他如羊毛者爲蒙古之特產品。我國之羊每年每頭只可取二斤之毛。如蒙古羊之產毛，每頭每年產六斤之額。我南滿鐵道須常公司，試育至再，無不盡然。而其毛質比之澳洲種毛，更優良數倍。其價格之賤，生產之多，品質之優良等，可爲在世界上暗室中之大富源。我如可執掌其鐵道，極力以擴張之，至少比之今日可增加十倍之產額。蓋如此之富源尙未敢被世界知道，以防欠毛國之英美與我競爭。故我必須先掌其交通權，然後極力擴張蒙古羊毛，使他國知之而如我何。按通遼至熱河之路如歸我手，我國之羊毛可以自給自足。又可以加工毛製品輸販於歐美。且如欲完全與內外蒙古王公之握手，非賴此鐵道不可。如欲

以我日本之腕力開拓蒙古者，非此鐵道不可。蓋我帝國對內外蒙古之浮沈，盡在此路線而已耳。

洮南至索倫鐵道

此鐵道延長百三十六哩，建設費須一千萬元。按帝國之將來，必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此路如成，即我南滿之軍兵，可由此路線而迫赤俄陣後，亦可阻止赤俄增軍於北滿之用。即以經濟而論，此鐵道可壓取洮兒河流域之富源，用以培養南滿鐵道。他如既與我接近之札薩克圖王及圖什業圖王府等，亦可利用此路以保殖我國勢力，以便開拓其土地。按我國之欲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收買其土地鑛山牧畜商業等，以備將來有用之機會，專賴此鐵道而侵入此內外蒙古，利用通遼熱河線，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二線而遠入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害者，第恐引誘支那移民多數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

古之積極政策。豈非第二之南滿鐵道，徒爲支那人造福乎？幸其沿線之鑛山及土地，皆蒙古所有。我如預先買收其所有權，則欲排斥支那人民之侵王公，何患無法乎？他如蒙古王公者，我可以強制力令其發布預防支那民侵入之法律，使支那人侵入蒙古時，不能安全生業，自然必能遠去。尙有其他方法頗多。我如極力防之則支那人之跡，不能印於蒙古地方矣。

長洮鐵道之一部

此由長春至扶餘大賚。則長春至洮南間長百三十一里，建設費約千一百萬元。此鐵道之計畫，爲經濟上最有大利益之鐵道。蓋滿蒙之富源悉集北滿。此鐵道如成，我對北滿之進出頗爲便利，且可打倒東清鐵道，而培養南滿鐵路利益，又有松花江上流，其農產物頗多，可耕地頗鉅。而大賚附近，有月亮泡如興水電。按終久此長洮路之一部分，必然成爲工業農產加工之大區域。待此線路成後，則由大賚而至洮南，由大賚而至安達，由大賚而至齊

齊哈爾，分展三叉線路，以攻西比利亞路線，定可攫取滿北之富源，亦可作黑龍江進出之第一步。加之長春至洮南，長春經扶餘大賚至洮南，其成爲小循環之鐵道，不可不速成。而此長洮線沿路，地廣人稀，其土地之沃肥，雖五十年間不下肥料，亦不恐無可收成。此鐵路如可執在我手，則北滿及蒙古之富源盡爲我有矣。其沿線地之可容我國移民者，至少亦可二三千萬民之多。至將來吉林之敦化與我朝鮮會甯路連絡開通之時，其蒙古及北滿之富源，我可一直綫而到東京及大阪。待有事之秋，我由東京方面出師，經日本海一路直至北滿及蒙古。其支那之陸軍必無力可突破北滿地方。在日本海之交通，美俄之潛水艇必無力可入我朝鮮海峽。蓋我日本唯望吉會長大二路速成，則食料便可自給自足。不論與誰戰，皆可自由自在。斯時也，我之對滿蒙交涉，不論何事，支那政府懼我設備之周至，必然畏我而從我。如欲完成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者，唯此吉會長大二路線之成功而已耳。然長大

鐵道如成，不惟可以培養南滿路以致富。即長大路自身亦有致富之望。此長大路爲滿蒙經濟發展上，最大必要之積極政策也。

吉會鐵道

縮吉林至敦化之間鐵路之建設現既成功，敦化至會甯間之鐵道，尙未實現。雖會寧至老頭溝有二呎六吋之狹軌路線，實不足新大陸及經濟發展之用。此改築費須八百萬元。而敦化至老頭溝之建設費按一千萬元計算，二者共須二千萬元巨款。按此鐵道如成，就是我新大陸之成功。從前欲往歐洲之人，須經大連或海參崴二港。今則由清津港經會甯而入西比利亞鐵道可赴歐洲，不啻東洋之交通大動脈。將來不論人或貨，皆須經由我地。斯時也，我把此交通大動脈之權，可以不客氣的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也。如斯即是大和民族征服世界矣。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

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皆既實現。唯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則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能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按吉林省合奉天及黑龍江一部分，我古歷史稱爲「肅慎」民族，則今繁殖於沿海洲，黑龍江，圖們江流域等者是也。其民族之沿革，古稱爲古來，肅慎，穢獫狁，把屢，沃沮，夫餘，契丹，渤海，女真等。其興廢多種多樣，良莠不齊。我國清正公進擊會甯及間島，其愛新覺羅亦起於寧安附近，先平定敦化，間島，琿春，爲起源，遂定大清天下三百年之基礎。吉林歷史如此。按欲造成我新大陸以開極東之新面目者，我如不先造勢力於吉林地方，必不能征服滿蒙，從而不能征服世界矣。故吉會路之完成，卽我昭和新政之成功。新大陸之成功，卽征服亞細亞全洲之成功，不啻爲我國政策上最重大之路線，亦卽國益產生之重要路線也。

吉會線乃我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樹立

縮吉會路之終點爲清津乎，羅津乎，雄基乎，均可由我自由自在，依時制宜而變化之。以現勢之國防而論，以羅津唯一無二之良港爲終點，終可爲世界貿易良港。一面可粉碎赤俄之海參威，一面可集北滿之豐富物產，以挽滿蒙之繁榮於我國地域。且大連港非我領土，如滿蒙，尙未爲我新大陸之時，其經營上施設上頗多費手。萬一最近時期中實現戰爭之時，我日本須求滿蒙之富源，當由大連爲出口。如敵艦由對馬及千島兩海峽封鎖之時，我則不能攝取滿蒙之富源終必爲戰敗國。特如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暗合，一舉一動每欲牽制我國對支之施爲。然我國爲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示支那及世界。且美有呂宋艦隊，與我馬千島乃一葦水之遙，朝發夕至。如以潛水艦游行於我對馬及千島之間，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必不能供我益我。如吉

會路可成，在南滿北滿與朝鮮成爲大循環線路，其長春至洮南，長春至大賚，大賚至洮南，成爲小循環線路，可以四通八達，利我軍旅及食料原料運輸之便。是北滿富源之征服，亦可確定矣。且北滿之富源，經吉會路越海而運至我敦賀，新瀉等港者，敵潛水艇必無力能侵入我朝鮮及日本海峽。從而戰時之交通經濟等皆可自由及獨立。所謂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者此也。夫如是，戰時之食料及原料可足。美國雖有雄大之海軍，支那雖有衆多之陸軍，赤俄雖有衆多之軍兵，終必無如我何。同時又可制朝鮮民在戰時抗我制我。我既必須實行新大陸政策，故非急成吉會路不爲功。蓋滿蒙爲極東政治未成之區域。我國終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者，卽以吉林爲中心也。至欲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遺策之時，則以福岡廣島二地國軍由朝鮮而入南滿，以制支那軍之北上；由名古屋關西地方之國軍，取敦賀海路而進清津，經吉會路而入北滿；另以關東地方之國軍，由新瀉出港，直至清津或羅津，仍依吉會路

，而猛進北滿地方；另以北海道仙臺各地之國軍，由青森及函館二港爲出口，而急進海參崴占領西比利亞鐵道，以直至北滿哈爾濱而南下，直迫奉天及占領滿蒙等地，亦可阻俄軍之南下。終與關西軍，福岡及廣島軍三面會合，分派爲兩大軍，南則把守山海關，以防支那軍北上，北則把守齊齊哈爾以阻赤俄南下。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等，皆可聽我自由取用，可依吉會而運內地。夫如是雖戰十年我亦不恐食料及原料有不足之憂也。更將其吉會路完成，與我內地之距離如左：

由清津起點至浦鹽海參崴一百三十五哩

至敦賀四百七十五哩

至門司五百哩

至長崎六百五十哩

至釜山五百哩

如以北滿之富源運至我大阪工業地而論，以敦賀爲着到港，與大連比較，

所差時間如下：

長春至羅津，再至大阪，陸路四百六哩，海路四百七十五哩，共費時間五

十一時（大阪長春間）。

長春經大連至神戶入大阪者，陸路五百三十五哩，海路八百七十哩，共費時間九十二時。

扣除以外，長春經大連由神戶至大阪，比之由吉會路經敦賀至大阪，減四十一小時之多，於此足見吉會路在軍事上，經濟上之大有價值矣。

依以上計算法，鐵道每時間三十哩，海上一時間十二哩計算，如用快船及快車者，可折其半也。夫滿蒙者，爲極東之比利時，歐州大戰德意志蹂躪比利時以成功，將來之日俄日美戰爭，我國非蹂躪滿蒙必不爲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洲之中立地爲戰場。是故不得不整備吉會長大二路

，以作武裝的之充實，增強國防之勢力，進而可以依吉會路交通之權，可以最短時間，移民千萬於彼地，以開拓其水田，而充我人口及食糧問題之用。亦可防避支那民之侵入。夫吉會路者，真可爲日本至富之路線，亦日本武裝之路線也。

吉會路工事之天然及其附帶利權

欲完成吉會路之工事者，必須乘其減水期一氣而成方可。且因欲節約其工事費，其山皆爲花崗石，必須用新式之鑿巖機，以速成其四十分之一，均配隨道。至建設上應用之木材，沿路皆有，其他如碎石等沿路皆有產生。而蛟河附近產煤，且有磚塊原料土，可在附近自製磚，以供建設之用。然欲完成吉會路者，我只運往水門汀及鋪鐵軌車頭客貨車而外，皆可就地取用，真可爲天然之鐵道工事也。依四圍之狀勢皆可依豫算額七折，便可完成吉會路全

段。而工事期日亦可依預算日六折之期間，便可以完全成功。更就其沿線之利權言，吉會路如成，皆可自然附隨爲我國之權益者，如吉林至會寧間，在敦化方面之木材產額，依我參謀部與南滿鐵路之調查，確有二億萬噸之巨。每年伐採百萬噸，由吉會路輸入我國，則二百年之間而續伐之，亦不恐其盡。此雄大之森林，足可救我日本二百年間不受木材饑饉之危，亦可驅逐美國松材輸入我國也。我國現時每年消用美國木材，約須八千萬元至一億二千萬元。在吉林有如此之森林，我國雖詳密調查至再，皆不敢公表世界。因恐美國每年供我如此多額之木材，如被赤俄或支那知我利用吉會路線，欲開伐吉林間島間之大材庫之時，必然煽動美國，出而干涉我吉會路之成。亦恐美國材木家必能以重金收買奉天政府，先買定其吉林森林權，以保其美國材木對我輸出之保護策，亦可制東亞木材之權能，不啻制我製紙界之死命。故我國既調查其真相，不敢公表於世界矣。按吉林森林，前清乾隆全盛時代，號爲樹海。

然至今日，數百年未入斧伐，足見其森林之巨大也。按以現時如經由長春大連至大阪之森林木材，共遠有一千三百八十五哩之遙。每一立方尺，自吉林至大阪，須運費價叁角四分。因運費之巨，且產額不能多，故不能與美國木材競爭。如吉會路完成，則吉林木材至大阪只七百餘哩。每一立方尺木材，只需運費一角三分而已。如此之便宜，必可打倒美國木材無疑。且吉林之森林，如以最少爲二億萬噸計算，每噸得利益五元而論，則吉會路之成立，我國可不勞而得十億萬元之森林利權，且可防止美國木材入國。而我國民得此賤價之吉林木材，則加工爲器具及藝術工業品或化學製紙之用者，至少每年亦可增長國際利益二千萬元之多也。另有新邱大炭鑛，其埋藏量有十四億噸之多，其質駕撫順炭之上。而土層爲多硬石質所成，頗便於開採，且頗合抽收焦炭之用。我可取之爲抽收煤油，農肥，化學各用藥以供我用，並可擴販路於支那全國。是吉會路之成，此新邱大炭鑛，我不勞而可得之利權至多，

足與撫順炭鑛相呼應。且藉此大炭鑛之勢力，而征服全支那之工業，決非難事。單以新邱炭鑛而論，如以吉會路取其良煤炭於日本者，每噸至少亦有五元之利益。如用之於化學工業，抽收其副產者，每噸至少有十六元之利益。蓋新邱炭質頗合焦炭抽副產之用。按每噸平均如以十五元爲利益計，共可得二百億萬萬元之利權。此莫不因吉會路而附帶之利權也。其他如牡丹江流域之大金鑛，亦可不勞而得。而我南滿鐵道公司所得之利權，如吉林夾皮溝之金鑛以及其附近之森林，亦可依吉會路之交通，而開拓之也。

他如敦北地方之工業，如大小麥，粟，高粱等物，每年可產二百餘萬斤，酒釀場大小共有二十餘所，皆須仰我鼻息。而我商品之進出北滿，亦依吉會線之完成而可急速突進也。其敦化地方製油業有三十餘所，每年產油九十萬斤，豆餅可產出六十萬枚。而製粉條工場亦頗多。按吉會沿路之貿易，每年可達四百萬元之巨。單以此數種之生產物運費之收入，便可以償吉會路之

經費而外，每年尚有二十餘萬元純利。如合之木材煤炭及副產物等而論，此吉會路之收入，每年至少常在八百萬元以上。尚有無形之大利益者，則培養南滿鐵道，取得森林，鑛產，商業等權，又可大宗移民於北滿是也。且可縮近我日本與北滿大富源之距離。按清津至會甯只三時間，會甯至上三峯只三時間，圖們江岸至龍井村只三時間。即晨發日本海岸，夕可至問島中心地點。所謂六十餘時間，可能將北滿富源突破者，則吉會路之權能也。

琿春至海林鐵道

長百七十三哩，建設費二千四百萬元。此鐵道沿線左右，皆是密林。爲欲培養吉會路之勢力，及開採北滿之樹海及農鑛計，此線路亦必要之一也。且欲挽海參崴港之繁華，而就我朝鮮之會寧者，亦不得不急建此路線以抗之。最可圖將來之利害者，則海林以南，敦化以北所在之鏡泊湖，待吉會及琿海二

路成後，則利用其湖水爲水電之發生，以便控制滿蒙全土之農工動力，使支那之活動，竟不得如我電氣化之工業何。依南滿鐵道之調查，該鏡泊湖水之落差，至少亦可發生水電八十萬馬力。以此強大之電力欲征服滿蒙之工業，可綽綽有餘裕。料其發電之附近，終必大發展。我國因欲開北滿之大富源，必欲極力以進。如非修築琿春海林鐵道爲吉會路之培養，終必不足其富源運輸之用也。尙有支俄共領之興凱湖，亦可發生巨大電力。第恐支俄二國合辦以制我，我必須於本年國際工業電氣大會於東京之時，乘支俄不知不覺之間，提出發電所同一供電區域不能設立二個所一題，以求國際承諾，以期制止支俄合辦興凱湖之電力制我也。尙有王子製紙公司，在甯古塔及海林驛附近，既得有木材之伐採權，是亦須鏡泊湖水電之速成及暉海路之急成，方可保其製紙之大成功，以供我國內之製紙原料，亦可以製紙征服支那全國也。且奉天政府所計畫之吉林五常間鐵道，吉林奉天間鐵道，無不欲挽北滿富源，經葫蘆

島或天津出港者。我則以暉海路培養吉會路之便，而可打倒支那之計畫，挽其北滿富源於我朝鮮之清津港。我依暉海及吉會路而運搬北滿產物者。其運費比之支那綫，可輕減三分之二，比之西比利亞綫可輕減三分之一。按此路如成，支那及赤俄之跌道，皆不能與我競爭，其戰勝之榮冠屬我，可拭目以待。

對滿蒙貿易主義

滿蒙之貿易，每年可有七八億萬元之多，均為我國之掌執，而我取其富源。如羊毛，棉花，豆，豆餅，鉄等物之金額，居世界貿易之第二十位。此等富源，此後必定日進無疑。然我對滿蒙貿易之盛況如此，為何大連浪速町之家屋，暫歸支那人所有乎。且為滿洲工業之基本者，如製油業，營口三十八家之中，我國人尚無一家，安東二十家之製油業，我國人只一家，大連八十二家之中，我國人只七家。以全數比例之，我只占百分之六，大多數皆執在

支那人之手。是我之於滿蒙進出上頗爲可悲也。今欲挽回其利權，必須利用交通勢力爲堡壘，然後以成品販賣之貿易權，原料買入之採買權等，以干涉之，方可收其大權於我手。另由金融機關以助我國民之油業者，以期打倒支那工業油之退縮。至貿易之關係，如支那人多數在我大阪川町，收買大阪製品而擴賣於滿蒙，與我在滿蒙之商人大開商戰。乃我國人因生活費高，往往非厚利不能營生。從而販賣竟大敗於支那商人之手。按奉天方面之支那商人，多在大阪收買高價劣貨。且輸送上又無有賢能人物，爲之集貨成數，向我各船公司或南滿鐵道求減其水脚。彼在我大阪之東三省商人，所買入之貨價，比我國人所採之價至少須加一成，而東三省人所付我國船運及鐵道運費，比之我國人每噸須加費二元七角。蓋採本如此之貴，尙可在滿蒙以賤價而打倒我商人，於此足證我國商人之無能爲也。尙有支那政府對於貿易商，皆不知保護。反之我政府對在滿蒙之商人，則極力保護，而以低利長期資金借

與我國商人。乃我商人尙七顛八倒，此亦滿蒙貿易上最可慨嘆之事。今後擬盡力擴張「共同協作機關」由各輪船公司及南滿洲公司，付與特大之運費折扣，再由關東廳及滿鐵，通融其低利資金，以期戰勝支那商人，而可恢復我貿易權，進而可扶滿蒙特產品以擴之於世界也。

掌管滿蒙特產品之販賣權，即是監理滿蒙財政及貿易之第一步。然如欲名實相符者，我必須先取其滿蒙特產品之專賣權，以便培養我新大陸完成之政策，且亦可防金錢世界之美國資本侵滿蒙之機會。而支那商人之活動亦可利用特產品專賣之以阻之也。

以大連爲中心，建築大船會社以執東亞海運交通之大動脈，與南滿鐵道海陸相呼應，稱霸於太平洋。

滿蒙特產物之吞吐港雖有大連，安東，營口，而其中心點，無不居在大連。每年出入之船隻，有七千二百隻，其噸數有一千百五十六萬五千噸，占滿

蒙貿易有七成之多。其定期線有十五航路，多爲近海。按滿蒙海陸之交通，無不掌執在我手，而其特產品之專賣權，後來必可歸我掌執。斯時也，我則以海陸交通之便，又加特產品採入及販賣之盛，我且更盡力於海運事業之發達，以謀打倒安東及營口二港之勢力。至中南支那各地應消費之豆數巨多，皆可由我國一手而供彼。按支那民爲世界油食國民。倘有事之秋，我如禁止豆油及豆類，不供給於中南支那全國民之生活，必受威迫。特於豆餅一物爲產米之農肥，日支兩國之食料耕作上，最重要之產物。其豆餅之採賣權及運輸權如可掌執於我手，我則可以賤價之豆餅，以救我國內產米之用。更可從撫順及新邱之煤炭，抽收農肥，以征服支那全國之農業。倘如有事之秋，我則禁輸豆餅及煤炭抽收之農肥與中南支那，而支那之食料及原料，必定恐慌而動搖。此爲新大陸之建造上不可缺欠之手段也，他如歐美所銷之大豆豆餅亦多。我如有專賣權及海陸之運輸權以擴之，其世界各國如欲利用滿蒙之

特產，無不須仰我鼻息。此爲欲統一滿蒙之貿易計，不得不如此之施爲。

蓋欲掌管滿蒙之貿易，必須有海陸整然之交通，方可以制支那商人。乃支那人悉步我之後而與我競爭，而支那人所興之帆船貿易及油房等之事業，我國人則無力打倒之，頗以爲憾。此後如我水陸交通之整備，則以大資本而打倒支那帆船貿易。一面獎勵我國人仍步支那人之後，設立帆船貿易及油房，以補我不足。加之我國對滿蒙之開拓，自古以來，悉在滿蒙設立工廠，利用滿蒙原料而加工。因此支那民悉窺採我國工廠內容，學我新式之加工法，終而獨立，仍如我設立工廠，與我競爭者，到處皆是。此乃我在滿蒙企業工業家，欠失祕密及豫防之罪。故此後如欲利用滿蒙之原料而欲加工製品者，悉宜直接運回本國精製，然後方可分輸於支那各國。一可救我國內之失業者。二可杜絕支那民，不能如洪水流入滿蒙地帶。三可使支那民不能學我新式術工。而如本溪及鞍山之鐵及撫順炭等，亦宜運回本國加工。夫如是，則海運之擴

張，益感其大必要。故擬擴張大連公司，由政府藉滿鐵，助其低利資金。按明年中先完成五萬噸之新造船，以充遠洋航路，而可執東亞交通大動脈。況陸路之有南滿鐵路公司，又有我政治範圍之滿蒙巨大特產物可運搬，依經濟上之鐵則，堪信大連之海運擴張，必可期大成功也。

金本位實行

滿蒙雖爲我國之範圍，其法貨皆以銀爲本位，與我國之金本位往往利害相抵觸。我國民之於滿蒙不能極度發達者，皆被銀本所累也。然支那政府堅執銀圓爲本位，而我金本位受害如左，是故不能確立我殖民地經濟之基礎，不能期待新大陸之完成。

一我在滿蒙民所投下之資金，皆由本國之金本位金票帶去。至滿蒙欲投下之時，不論生活用或工場建築材料之買入或給發工金等，皆須換支

那大洋票以用之。如銀高時帶往投資，而銀價下落之時，則所投下之資本金，必因銀價下落而損失。常有十元金票元本，不出五日間而損失至八元之額。不啻爲投機之事業，否則爲賭博之生利機關如初帶十萬金票往滿蒙投資之人，因事業擴張之關係，更向銀行借款十萬元，共二十萬元金票元本投下滿蒙。不幸事業基礎將成之時，忽然銀價下落，二十萬元票之資金，忽變爲十五六萬元之實額。因此放資之銀行恐懼而催討，以致事業因銀值而半途失敗者，到處皆是。

二支那商人唯以銀本位爲商賣之計算。不論銀價如何起落，彼皆不受影響。是故其帆船之貿易，頗爲發展。然支那人之金價與銀價之推算雖非專門智識，每戰無不勝利。此乃支那人獨特之天才。故我國民益受銀本位之苦。雖有水陸交通執掌之權如我國，及有金融業者之後援如我國商人者，無不爲銀本位之關係所累。故中南支那所消用之豆及豆

餅等，皆爲支那帆船貿易所操縱，不許我國人步入其範圍之內，從而不能征服支那全國。

三如以銀大洋爲本位者，支那政府可以擴發紙幣，阻止我國金票之進展，從而我在滿蒙之銀行，不能爲國家助成其使命。

四滿蒙如可完成施行金本位者，我國金票可以自由擴張，藉我金票之信用，而廣採各地特產，使支那銀票不能高廣信用，自然無力與我經濟競爭。則全滿蒙之金融，自不求而落我國之手。

五，東三省官銀號，交通銀行，殖邊銀行，廣信公司等發行之銀本位紙幣，共有三千八百萬元之多。其準備金皆以家屋或什器等估價爲百三十五萬元，以作三千八百餘萬元之紙幣發行準備金。足見支那紙幣，皆失信用。然因奉天政府之極力強制，維持金融市面，故得通用至今日。蓋支那銀建之紙幣信用如不打倒，則我國金票之於滿蒙，永無發展之日。

我欲壟斷滿蒙金融，更爲遼遠。而東三省政府，則藉其政治勢力，益益增發無價值之不換紙幣，在滿蒙各地買占滿蒙特產。如大豆，小麥豆餅等，無不被東三省政府買占，而威脅我國既得利益。而彼東三省所用不換紙幣買占之特產品，賣時皆換我國之金本位票以祕存，而欲攪亂我在滿蒙之金融。甚至於欲破壞我在滿蒙特產之交易權，因此我國之金票益無發展之日。滿蒙金本位之實行，益不能期待。依以上種種之關係，必須打倒其不換銀票之假面具。

使其政府無有實力可買占滿蒙特產之時，其實權當然屬我。我則藉此而擴張金票爲本位，以期壟斷滿蒙經濟及財政，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爲財政顧問，以便操縱其金融及財政，打滅彼奉票不確實之力，而用我金票爲本位以代之。

第三國投資於滿蒙之歡迎

我滿蒙之地盤不許第三國之投資者，乃累代內閣以來之政策。無如華盛頓之九國條約，係機會均等主義。故昔日國際財團成立之時，許我滿蒙除外，然似乎與九國條約有些抵觸。從而國際間益張眼疑我，使我每欲勇進於滿蒙，而受世界之疑視。不如藉機會均等問題，將需大資本方可施爲之民生事業，如水電動力，或發酸納（曹達）工業等歡迎外國投資。以期藉歐美雄大之資本，而謀我滿蒙發展之培養。一面可藉此而拔除國際之疑視，我方可以無遠慮向新大陸造成一路直進，亦可以此誘引國際承認滿蒙爲我特權地之事實。此後不論何國，如欲投資於滿蒙者，我必須進而歡迎。切不可徒任支那政府與債權國自由行動。因欲使國際共認滿蒙地帶之政治及經濟之實力皆執在我手，故我國不得不干涉而自請分負其責也。此爲外交慣例之造成，頗爲重要

之政策。

南滿鐵道公司變更經營之必要

南滿鐵道公司者，乃如昔朝鮮統監之代用物。我國之欲新大陸造成，對南滿洲鐵道經營，必須變更，以便突破今日之難局。蓋南滿鐵道公司之使命多且大，故歷代內閣，無不與政治變遷而同其進退。因此內閣之變遷，往往禍及滿蒙。且南滿鐵道之一舉一動，往往而累及內閣。皆因南滿鐵道之組織雖爲半官半民，其實權皆操諸內閣之手。是故每發展於滿蒙之時，國際間每不以南滿路道公司爲一經濟公司，而立看作政治的純然機關。故每以華盛頓九國條約之利權而欲制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因此頗損帝國前進之利益。更就自國之內情而論，我南滿鐵道之事業進行，在滿蒙有關東司令官，大連長官，總領事。蓋爲四頭政治。必須在大連先互相交換其意見，往往事竟不

能機密，而被東三省爲政者所知，從而極力防避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至於問題欲於東京最終解決之時，往往因外交，鐵道，大藏，陸軍等大臣之意見不同致阻其計畫進行。故現內閣首班兼攝外務大臣之重責者，雖知不能勝任，因欲進出滿蒙計，不得不兼外務大臣，以保其政策之秘密圓滑，而期對滿蒙政策之速成。積此種種之不便，故擬將南滿鐵道公司根本變更，將南滿鐵道公司之附帶事業中，擇其利多益大之事業，悉數提出爲獨立公司，暗附南滿鐵道公司之勢力，而急進滿蒙。一面將南滿鐵道全般另招支那人及歐美人投資，完全行使鐵道事業。而資本全額，我國可執掌一半以上，以便措執其實權爲帝國使命而猛進。總而言之，藉國際資本家之投資於南滿鐵道公司，以期混淆世界之耳目。而我乃可任意猛進滿蒙，以防九國之條約制我，亦可利用外資以便培養我國進出滿蒙也。至於滿鐵公司所執重要之附帶事業如左：

鋼鐵問題

製鋼事業之盛衰，關係國家之強弱頗大。現各國對此，莫不認爲重要問題。然我國對鋼鐵問題尙未能解決者，因乏有原礦所致。從來我國由揚子江流域及南洋馬來半島輸入，以給自國之用。豈料滿蒙地方散在之鐵礦，依參謀部之實地密查，知有非常巨額之鐵礦在焉。其總推定量，至少亦有十二億萬噸。而南滿鐵道所經營之鞍山製鐵所，初因技藝未甚熟練，故每年損失均及三百萬元左右。後乃僱聘獨逸技師而研究之，得發見新技術及製鋼經費節約方法。故於昭和元年度，只損失十五萬元。至昭和二年，至少亦可得利八十萬元之譜。如改良其新式之製鋼爐，每年至少亦有四百萬元左右之利益。如本溪湖鐵礦，其成分頗佳。將來如得機會，仍欲使之與滿鐵之鞍山合併，以救我國鋼鐵自給自足之幸。

按滿蒙之鐵，有十二億萬噸，幸有煤炭亦有二十五億萬噸（此則撫順本溪新邱等大煤礦及我勢力範圍內之煤礦統計額）。此二十五億萬噸之煤，足可精鍊十二億萬噸之鋼鐵之用。如是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鐵及煤，則我國七十年間之鋼鐵，可以自給自足，不仰鼻息於他國。更將利權而計算之，按採鋼一噸，我至少亦可得利益百元。此三億五千萬噸之鋼鐵產生，我國可得利益金三百五十億萬元。自國家經濟上而論，豈可謂不大乎。且可防遏他國輸入我國之鋼鐵，每年一億二千萬元之多。即產業立國之第一步。且我國之勢力範圍地內，如可產鋼鐵以自給自足者，則我日本欲為世界第一國之要素成矣。終則取締滿蒙之鋼鐵，而可以東侵西進。故此製鐵事業須獨立。與滿鐵分離，以便統一滿蒙產鐵，而避支那阻害我國鋼鐵之自給自足也。

煤油問題

煤油一物，亦我國最欠缺之要品，亦立國上最重要之要素。幸我所有撫順煤礦之層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五十二億噸。此油層岩每百斤可抽煤油六斤。如再加用美國之精製機以製之，每百斤可得九斤之精油，以供自動車及艦船燃料之用。現時我日本每年由外國輸入之鑽油約七十萬噸，估價六千萬元，尙且年年增加。按撫順油層岩五十億萬噸之額，如以百分之五最少而論，亦可得煤油二億五千萬噸。如以百分之九得油而論，可得四億五千萬噸。按平均以三萬五千萬噸煤油，每噸利益十五元而論，此撫順之油層可得五十億五千萬元之利源，真可謂我工業界之大革命。有益我國之國防及產業極爲重大。滿蒙之鐵及煤油既可爲我所有，則我國之海軍陸軍等，一進而爲金城鐵壁。夫滿蒙者，乃我日本之心臟云云，誠不虛言也。爲皇基綿綿計，真可慶賀之至。

硫酸銨農肥其他問題

農肥者爲國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大問題。化學農肥皆以煤炭所抽收之硫酸銨爲原料，而撫順煤炭最合硫酸銨抽收。如我國每年應消之硫酸銨五十萬噸之中，由我國內設立工廠，取開灤或撫順煤炭爲原料而自製者，只有二十五萬噸之產出。餘不足二十五萬噸之硫酸銨皆由外國輸入，每年流出國幣額及三千五百萬餘元。按我國農產日盛一日，又有滿蒙之新大陸耕地，尙待我國人之資力及手腕以發展。此十年內我國應消之硫酸銨，至少亦須一百萬噸以上。况滿蒙之鐵，我欲取之而鍊鋼，又須以撫順煤炭爲燃料，此可於應棄之煙收起而押收硫酸銨，不啻一舉數得之事業。按每年如產硫酸銨三十萬噸，我則可得利益四千餘萬元。如以五十年平均而計，此項利權可值二十億萬元之巨，又可爲我國農業發達之助。且如有餘剩者，亦可隨帶豆餅而征服全

支那及南洋各地之農業，故此項事業必須獨立經營，與南滿鐵道完全分離，以便操縱東亞農肥也。

碳酸鈉炭酸氣鈉之事業

我國每年輸入碳酸氣鈉之數量既達十萬噸，其價格亦有千萬元以上，蓋炭酸鈉及炭酸氫鈉，乃軍用上工業化學上之重寶。炭酸鈉之原料，皆食鹽及煤炭而已。而鹽與煤二物，為滿蒙至多且賤價之產物。我如設廠自製，不但可防遏外貨之侵入，又有餘裕可以擴賣支那，以期壟斷其工業之要品。此項事業如每年按最少以一千五百萬元生利，以五十年而計算之，可得之利權有七億五千萬元之多。又可使我軍用化學工業原料之自給自足。此項事業亦必須獨立與南滿鐵道分離。

苦土石及鋁事業

此苦土石及鋁事業，依南滿鐵道及東北大學本多博士之調查而發見非常有望之事業。苦土石者出於大石橋附近，鋁出於煙台附近，現查其埋藏量為世界有數之鑛額，按苦土石一噸價值二千餘元，鋁每噸價值一千七百餘元，其滿蒙所埋藏之額，概算七億五千萬元之價值。苦土石及鋁為飛行機，軍用飯盒，醫療器，及其他工業上最重要之原料。世界唯美國產有些微，我國每年只可產區區一噸餘而已。現世界中對鋁類之消用，日多一日，故每有不足之感。其賣價日高一日，似乎不知其底止。我滿蒙地內產有此數鑛物，不啻上天欲惠我日本之幸福。按此珍貴之產物，為國防上工業不可缺乏之原料。故欲分離滿洲鐵道而為獨立事業，其製造工程，在欲運回原料鑛至我內地精造，以避奉天政府注目，亦可暗藏其高貴品，而免招英美資本家之虎視眈眈。

待我與東三省政府交涉有確實的之實權後，即在鴨綠江流域，設立水電事業，以充精鍊鋁類之用。且卜將來飛行機之發達，世界應用之飛機材料，必須仰我鼻息而無可疑。

以上之事業如使之獨立，則可以勇往直進。而我可獲得之利益，概算可有六百億萬之多。按南滿之產業，可助我國防及經濟者實多且巨也。南滿產業可爲我國貢獻如此。我國亦即可因之而達產業立國之根本矣。除以上事業而外，如文化施設等之事業，如病院學校或慈善團體之事業，乃我國滿蒙進出之司令塔亦我國威顯武揚之機關。更進而言之，則利權取得之餌。故亦須與南滿鐵道分離獨立，以便重整而勇進北滿地方，以便謀取北滿之大富源。

以上重要之有形無形事業，抽出獨立，以便單獨行動而不受關係各監督官廳之干涉，終必合流爲帝國利益之一路。且可藉經濟會社以突進，而免受國際外交之疑視。亦可緩和東三省民之排日。如用此公然秘密方法，造成新

大陸者，頗覺身輕，而可得充分之活動。

至南滿鐵道公司之欲招募外國資本者，只限現成之鐵道而已耳。他如變態經營之路線，如借款與支那所成之鐵道者，或合併現在我既設線，或另抽出獨立，均無不可。到時再查投資國之希望而定之。我則藉此南滿鐵道公司，爲國際利益均沾爲題，而歡迎他國投資者，不啻外債借入之變態行動，且欲防避國際之疑我急進北滿也。且終之如欲招募外資以助我新大陸之造成者，因南滿鐵道既開放爲國際利益，其歐美資本家必然喜而借款與我，而支那政府亦必無力可向國際破壞我國外債借入之機會。按南滿鐵道變更其組織，以歡迎國際投資者，爲我國之滿蒙進出最好辦法。故不得不急速實行。至於滿蒙之富源，皆集在北滿及蒙古，而我新所得之吉會長大二路權及吉林之森林鑛山等權，必須另立機關活動。蓋北滿之進出，頗可培養南滿鐵道之利益。倘南滿鐵道公司開放歡迎國際投資者，我國進出北滿使南滿鐵道受多大之利益

，即是國際之受利益，是亦世界之受利益。從而國際之間，必不欲干涉我國向北滿蒙古而突進。蓋南滿之支那移民日多，支那之財政及國防，因之日固。且商租權尙未確實，使我國移民無有插足之地。果有外交爲之後援，使我移民有插足之地。因我國民之生活程度過高，不能與山東移民敵對。故此後之南滿進出，皆須以資本主義爲前鋒，方可壓倒支那。因此益須利用外國資本，方能爲我新大陸之發展。特如北滿地方爲滿蒙富源之寶庫且爲支那移民不能及之地帶。故我國必須乘此時機而突進，盛爲獎勵移民，急取其利權，以便制支那移民之先聲。按我滿蒙新大陸如欲造成，必須獎強大之移民於彼地，且有敏捷之交通以附之，方可拓取其富源，亦可爲我移民之後援。現赤俄與支那之軍備，日進一日，且地理上之關係，與我利害悉皆抵觸。我如欲實行攫取北滿之大富源，培養我國繁盛，進而造成新大陸以完明治大帝之遺策者，必須先移民於北滿，以便鎖塞俄支之親密連絡，而取其富源。

亦可制赤俄之虎視而壓支那之制我。如一旦有事之秋，我北滿移民一進而可迫南滿，與南滿之軍兵移民互相呼應，而定滿蒙大業。萬一如須堅守滿蒙之時，我則以我北滿之移民，而取北滿之富源，以供我滿蒙軍及內地食料原料之用也。蓋北滿地方與我利害關係如此。我此後之對滿蒙，唯向北滿一路直進，而努力我既定之積極政策而後已。且南滿地方須用資本主義者，則籍外資以助我之進行，亦可以緩和各國對我北滿猛進之疑視。法之妙策之優者，莫如南滿鐵道之組織變更，歡迎外國資金之投下也。

拓殖省設立之必要

我對滿蒙之經營，多樣多枝，往往主管官廳意見不能一致，異論百出。

雖為國家有益有利之事，亦不能捷速以進。從而破我對滿蒙秘密，被奉天政府拾之為宣傳材料於國際，以為中傷我國之用，頗為帝國之大不利。凡在滿

蒙欲進行一事，必須於大連經過數十次之調查及會議，在滿蒙四頭政治之同意，方得見諸實行，且須得內閣之議決，方可生其效力，因有如此種種之難關，往往欲施一事，須經年累月，方可得其面目。而在施設欲定之期間中，因奉天政府在大連方面買收我國浪人頗多，專以盜探我國對滿蒙施政爲目的，故往往事尙未實行之前，既被支那所知，隨入世界之耳，忽以各國之輿論制我。

我國對滿蒙之施政上受如此之苦者，一而再再而三矣。又加反對黨每在滿蒙方面所查知之事，往往持出中央，而作反對材料。如此之行動，爲我國外交上最不利之現象。我國之對滿蒙，此後必須變更其主義，以期勇往邁進。是故其施爲之中心點，必須集中於東京。第一可以保守其祕密。第二可杜絕支那政府採探我國之進行。第三可避事前被各國疑視。第四可以收束滿蒙四頭政治爲統一。第五可保內閣與滿蒙關係官廳之接近，可溶治爲一爐，以使全力對待支那。因有如此種種之利害起見，仍依伊藤及桂太郎合併朝鮮

之旨，設立拓殖省，專管滿蒙進取之事務。特以臺灣及朝鮮，樺太等殖民地，付之管掌爲題，其實務仍以滿蒙進出爲目的，以期淆混世界聰明，亦可防遏國內不統一之暴露。細思朝鮮合併之時，而不能實行於伊藤統監時代者，因乏有統一的之專管官廳，故凡事無不意見多歧，從而不能祕密，隨意出國內之不統一，致被國際及朝鮮國等，干我阻我。後乃由我伊藤及桂太郎等，派出多數宣傳員於歐美及朝鮮，宣傳我國對朝鮮確保其獨立，雖寸土亦無野心。

於是國際之疑問方釋。及後乃特設拓殖省，以掌管台灣爲題，密攬其機會，方有一氣可成之幸。故殖民及移民之經營，依今日之現狀，非設局專管不可。且滿蒙新大陸之造成，爲日本立國上至重且大之問題，故必須設立拓殖局以專管其事。使滿蒙政治中心點，於集東京。其在滿蒙駐劄之官憲，只命其依命活動，使伊等不能在滿蒙隨地而干涉施政之計劃，自然可以保守其祕密，對手國亦必無能力，可在我東京探知我拓殖之內容祕密。夫如是我對滿蒙

之一舉一動，國際之輿論，必無有材料可先發制我矣。

至於南滿鐵路公司所分離獨立之各事業公司，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託公司等之經濟會社，其監督及施設權仍執於拓殖省，以便合流統一，助帝國滿蒙進出之根本政策，以期達到新大陸完成。

京奉線沿岸之大凌河流域

大凌河流域浮地餘廣，亦馬賊之淵藪。我朝鮮民投資於此頗多，而開墾爲水田者亦巨。按此地方之廣大，料將來必定繁榮。且我國如欲進入熱河地方，以此大凌河流域爲立脚地，頗爲利便。將來此地方之朝鮮人移住，我國必極力以保護之。容有機會之日向支那政席交涉其開拓權，以期容我移民於彼地，而作熱河及蒙古進入之媒介。萬一有事之秋，我在大凌河地盤，可以駐屯大軍，以杜支那軍之北上，不啻爲南滿之鎖鑰，是亦一大利源地帶。

至朝鮮民，欲進出大凌河流域之時，我則利用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機關，以盡量融通其資金。其實質之土地之所有權，仍置於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手，而滿洲住在之朝鮮人，只擔任其作耕之權而已。如論其表面上，仍以朝鮮人爲土地所有權者，因對支那政府利權取得之便利計也。此後我國移民或朝鮮人等如於滿蒙欲獲取土地之時，皆以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或銀行等爲彼等之後援。如向支那人購耕土地權時，應需之資金，亦可由此等之金融機關爲之後援。不知不覺之間，我則擇其善良之水田，用經濟的方法，取之以與我國之內地移民，更驅使朝鮮民再開墾生地原野，以辦我國民移住之便利。此乃水田及豆類開拓之積極政策。而對於牧畜政策，則另以勸業公司爲專門牧畜機關，以便得寸進尺，收集其畜產而供我國之自給自足。他如軍馬之放牧及繁殖，則仍以勸業公司，抑或另設別動隊，進入內外蒙古，廣爲播殖，以充我國防用馬之完備。

對支那移民侵入之防禦

近來因支那內亂，支那民爲萬馬騰奔之勢，流入滿蒙，從而危害我移民之進展，此爲我滿蒙之進出計，不可不防避者也。加之支那政府對此移民之流入，似乎大爲歡迎，故不設法防避。因此益使我國對滿蒙政策受其威迫。且美國有名之支那學者？氏曰，以奉天政府爲仁德布政，以故四海負其子而從之。並指孟子之移民政策謂王發政施仁，天下無不欲耕王之土，無不欲商王之市，無不欲仕王之官云云。是以國際依照支那移民歷史，頗以移民多數流入奉天，爲奉天政府仁德表現之證據。最利害之我國，如不設法以除驅之，不出十年後，我在滿蒙之移民政策，反被支那拓之爲驅我政策。故定於可到範圍內，利用我警察力以挾制之。而資本家一方面利用工價降下以驅之。一面則擴張電動力及水電力，以代勞力之用。不但可避支那移民之侵入，並

可把持原動力之勢力，而可潦倒滿蒙之工業界也。

病院及學校之獨立經營對滿蒙文化之充備

此項問題必須絕對獨立，切不可與南滿連絡，蓋東三省民每以之爲帝國主義之機關，不欲就我範圍。故須獨立經營，方可使東三省民知我國之施恩，能自思念而報我。（中略）唯學校之設施，此後須擴張施設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教育人才，而造成東三省民永遠親日之根本，此乃文化施設之第一要義。

（以下略）